编者的话

时间悄无声息，却总在我们身上留下痕迹：一段未完成的文字、一句不经意的叮咛、一份默默的坚持……时间不断向前，最公正也最无情，将事物推向遗忘。但在文字与记忆中，那些真实的情感、真切的思考会被凝固、被铭刻，让我们在回望时，知道自己存在过、努力过。

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“五月”（v_zhou@sina.com），与“五月”一起成长。扫码可阅读《中国青年作家报》电子版、中国青年报客户端、中国青年作家网，那里是一片更大的文学花海。

留在时间里的痕迹

问　石

谭　鑫

我一直觉得，山城多雾，是对早起人的馈赠。晨雾比日出更早，于睡梦中将整个村子浸染，像一幅写意画，也常常漫过青石阶，带着湿漉漉的反光。从雾色里凑近看，每一级石面的凿痕层次更分明，像老人手背的皱纹。

外公是村里的石匠。从我记事起，每天清晨，他总要背着帆布袋，去往涪陵百胜镇上的采石场，偶尔遇到赶场天，也带我同路。他走路有个习惯，遇到塌坏的石阶，总会不自禁地停留下来，沿石阶周身敲敲打打，靠声音听出石头的“病声”。寻常的松动、空鼓、裂缝，都逃不过那根铜头手锤的“问诊”。

“修石如把脉。”这是外公的口头禅。他的工具袋看起来灰旧灰旧的，却像哆啦A梦的百宝袋，总能掏出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：锻过火的钢钎錾子、泡过桐油的木柄锤、牛皮缝制的砂手套……而我最喜欢其中的一本黑白色石谱，里面记录着各种石料的来源，我常拿来当图画书看。哪块藏在山巅，哪块来自崖底，如何开采，如何铺设，里面都记得清楚明白。

在我的故乡涪陵，梅雨时节并不分明，但一到雨季，许多石阶由于年深日久，依然会渗出细密水珠，如人关节患上“风湿”。外公常说，石头的病其实都是人的病，空鼓处叩之声哑，裂缝处藏污纳垢。石阶松动，是因为地基被踩虚了；石面磨损，是因为走的人太多了。不过最终，都只是让石头替人受过罢了。

这时外公便格外繁忙，且多是一些人情所托的免费活儿，他修石阶有几个原则：不用外地石，不使新凿痕，不坏老纹路。他的“药方”也很简单百搭，时间一久若有人问起，连我都能对答如流：只要同山同脉的石粉调糯米浆就好。但补缝如绣花，不能多一分，不可少一毫，却是年少的我不晓得的了。

每次陪外公去修补台阶时，他都喜欢将工具袋放在主家的屋檐下。我闲来无事，则习惯性翻开石谱，看书中哪些经他手修过的石阶，又被他绘制成了新图，他将每块石头的纹理都用墨线细细描摹，石头沿用着主家人的姓氏冠名，简易标注着数量高度形状，册页间夹着各色石样，宛如一部为石头量身定做的族谱。

有时等到雾散雨停，我也学着外公的样子，蹲在石阶上观察，看水顺着新修的凿痕淌过，被我想象成各色河界；或等泥浆风干后，被外公托举到破损处轻踩试跳，以此分辨石阶修复后的耐受程度。偶尔走在回家路上，想起临行前主人家感谢招待的挽留，和外公执意不受的推让，朦胧间竟有些懂了乡人常提的“石脉即人脉”，这些石头经过年月磨合，早已找到了彼此最舒适的相处方式，人与人之间又何尝不是？

村里最高的石阶，在原先小学的大门外，站在石阶的最高处望下来，整座村子被尽收眼底。依山而建的吊脚楼，雾中若隐若现的木柱，遇到有人修缮房屋的日子，会看见一群挑夫喊着号子拾级而上，扁担在他们肩头吱呀作响。放学后，石阶两旁都摆起了小摊：卖麻糖的敲着铁錾，配钥匙的踩着砂轮，剃头匠的椅子居无定所，哪里人多就往那里支，头发落在石头上，很快被人声和风声吹走。

门房的大爷养着一只狮子狗，喜欢在石阶上打盹。它也是村中心街上的“守更者”，每天都要巡视各家的门槛，它不怕生，甚至有些凶，通常我都绕着它走。而某天，看见我在校门外趴着像外公一样看石纹，它竟也凑过来在我脚边踱步，鼻子贴着石面“呼呼”嗅个不停。我们一人一狗看着水珠在凿痕间滚滴，直到卖豆花的吆喝声在梯下响起，它才摇着尾巴一阵风似的跑开了。

石阶一到三伏天，便成了炙手的“铁板烧”，日头把石面晒得绯烫，人光脚踩上去都要跳。这个时节，外公反倒清闲了，几乎不用修石头，说得让石头吐尽潮气。一到傍晚，我常看到一群村中老人，组队坐靠在石阶上焐背，驱除风湿。现在想来，这些年城市中流行的“晒背”，不知道最初是不是取自这种“石疗”。

闲暇时，我也喜欢手摇蒲扇，坐在温热的石面上看书。纸页被光热烘出淡淡墨香，字句仿佛也带着石头余温，犹记得这样的场景下，我在石阶上第一次读到《百年孤独》，书中说人的寄托可以是万物，却唯独不能是人。当时不解其意，直到多年后年岁越长、历事越多，才明白不论在情理抑或者物理上，石头的确是比人更要长久。

邻家弟弟小时候常躲在石桥下玩，他的父亲对考试要求很严，差一名就要打次手板。有一次他突然问我：“读书到底是为了什么？”彼时哪怕我年长近10岁，也瞬间被难住，最后，终是抵不住他期待的眼神，我想起同在百胜镇的荔枝古道，千年中这条路上人来人往，岁月让石阶也烙下了深深脚窝。想到此节，我小心翼翼地给出了当时的理解：“可能为的是让每一步都踩得更踏实些……”

事后想来，真正的答案或许就藏在石头里。这些石头来自不同山峦，却要在同一条石级石街上相依为命，哪怕外表被岁月打磨得圆润光滑，内质却依然不失坚韧的本性，这似乎也是石头类人，又为人所重用的独特品质。我想起舅舅每年从外省打工回来时，常说的那句话：走遍了天下，最想念的还是家乡石阶的味道。

舅舅回家那天，整条石阶路仿佛都会变得热闹起来。他喜欢和孩子玩游戏，常常是闭着眼，摸着石栏一步步走上来，每一步都踏得郑重，围观之下，所有人都知道他回来了，这似乎也是一种让石头认人的方式之一。他的手指无意识地描摹着石纹，闭着眼都能数出走过多少级，毕竟无论走再远，家乡的石梯都已在梦里百转千回。

如今，那座小村已改建多年，有些石阶据说被编了号，收藏在新建的民俗馆。某次，我无意间在一个广场上又邂逅了它们，切割重组后，有些被铺成装饰性的图案，但纹路一眼就熟。我习惯性地伸出手抚摸石面，当年的凿痕还是依稀可辨。太阳下山后，广场亮起灯光，颇有几分当年月光照在石阶上的感觉，孩子们在光影间跳跃嬉戏，一如我们当年。

所幸，总有人记得石阶本来的样子。

此时已入夜，石头也有了凉意，而我，似乎也终于嗅出那些石头的“味道”。这些石头见证过多少脚步，承载过多少人生，却始终沉默如初。变化的从来不是石阶，而是阶上的人；不是风景，而是看风景的心。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诗与远方，有时就藏在最初出发的地方。

那天夜里有月，月光照在新铺的旧石阶上，竟也泛出几分往日光芒。恍惚间，我又看见外公背着工具袋，一级一级地叩问着那些石阶。他的铜头手锤轻敲在石面上，在故乡终年常伴的雾色里，不时发出清脆回响。

有些石头依然沉默如谜，却已回答许多问题。

门前路

刘欢欢（22岁）

淅沥淅沥，下了几场小雨。爸爸靠在门边，爽朗大笑，雨丝飘在他的鼻尖，和汗珠氤氲成汽，亮晶晶的。

“老刘，这下舒坦了吧。”隔壁二爷笑问，眼睛发亮。

他们一起望向门前那一段路——几天前，这路上刚铺满水泥。二爷过去踩了踩：“嗯，硬实了。”

二爷一家已经在城里定居多年，听到村里要修路，却欣然同意了。要知道，多少在村的人家都不乐意交这几百块的人头费。我爸呢，居然还想主动捐钱，劝说大家一起修路，哪知道大家听说有这“乐善好施”之人，之前同意的人家也纷纷反悔了。缺口太大，我爸也熄了火。

修路的念头在我爸脑子里盘旋已久。自打小学放学路上摔了一跤，头发、脸都扑在泥里，我就最讨厌下雨天和泥路。爸爸找到我时，我站在路中央，哇哇大哭，眼泪、泥巴糊在一起。有一天，爷爷牵牛回来，赤着脚去塘里洗脚，不知哪儿来一块玻璃，从我爷后脚跟那干巴的老皮一路扎去，也许是没清理干净，半月后溃脓，挤出来好大一滩血水。这门前短短的一截路，真给我家带来许多不方便。

修路的机会不常有，一户人家只交几百元也是因为国家补贴了大头。爸爸把二爷叫来，他知道二爷会帮他支招。

“老刘，知道你在想什么。”二爷说，“你小子，还太年轻！”

“二伯，您说这路修了不是大家都方便吗！”

“呵呵，人家没这水泥路，几十年也都过来了。”二爷瞪了我爸一眼，“显着你了？几十年了！穷惯了！你倒是出去打了工，见了世面，这村里的老人没有。这么多年都过来了。几百块不知道要卖多少粮食。哎，你以为捐了钱就行？哼，还没到时候呢！这路你甭想了。钱就算凑齐了，地呢？修条路，赖娃儿家、狗儿家还有那疯婆娘家，都要让他们拿地出来。肯吗？人心小啊，这路也就几百米，可是不是那么简单呐！”

爸爸不服气：“那就是修不成了！”

二爷那种锐利又沉钝的眼光扫过我，说：“你这闺女不错，成绩要好！你说，你早几年没你这闺女，你会捐钱修路吗？”

把院子打扫干净第二天，二爷就回城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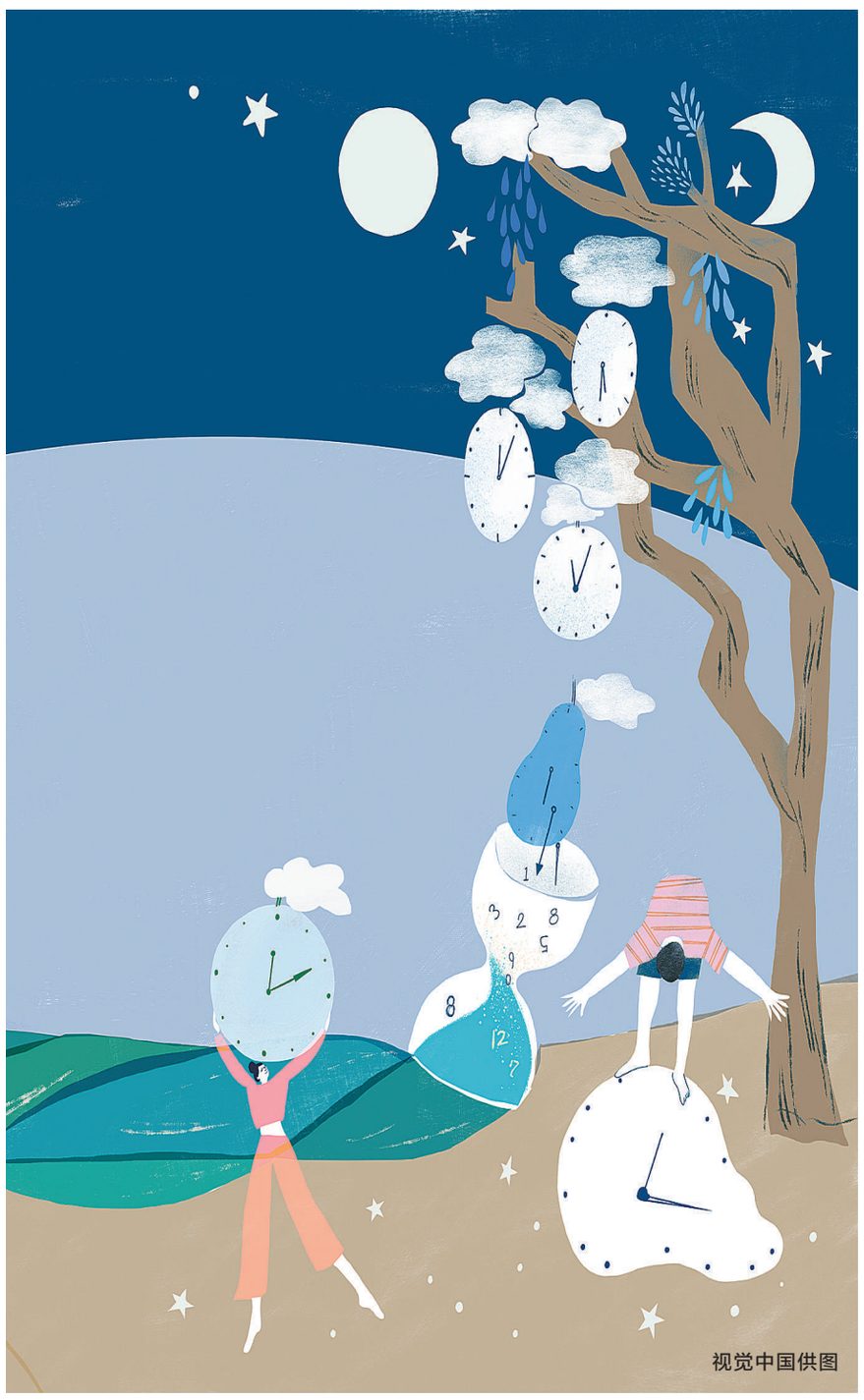
后来，修路陆续进行过两次，二爷料事如神，大家为着土地和距离来回争执，每次都不了了之。爸爸不再抱希望，默默拉了几十片青石板放在我们家门口的一小段路上，我们就踩着这几十片石板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下雨天。大概在2015年的秋天，村委会主任把大家聚在一起，告诉大家因为国家扶贫项目的支持，不用出钱就可以修路了。我在学校念书，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和二爷在一起砍树，是门前活了几十年的李子树，而新路，已经浇筑好在等待硬化了。

我舍不得这李子树。每到春天，繁花成雨，夏末还有香甜的李子。我看着李子树的枝节出神，而爸爸兴高采烈地跟我讲述这次他们是如何斗智斗勇，顺利让修路进行的。反对的人依然反对，但是他们的儿女成长了。村委会主任把几个积极分子叫回村，让他们去劝说“钉子户”，实在不行的，就背后去联系他们的儿女，年轻人都很赞同，甚至打电话回去责备父母固执。这条几百米的路终于初见曙光了。

就这样，在一个小雨蒙蒙的下午，一条干净、明朗的水泥路蜿蜒在我们村家家户户的门口。

“长征也就走了两年，修这条路花的时间比长征还久！”爸爸走出院子，弯下腰去摸了摸路上露出的鹅卵石，笑着抱怨。

“长征胜利了啊！”二爷走进我家，头上蒙着一层银霜，“来吧，老弟，碰一个，以后回来养老跟你就是伴儿了。这路啊，也有你我一份，该庆祝一下，以后百年了，你我都不在了，这路还在。”



视觉中国供图

时光里的温柔

梁　洁

流光容易把人抛，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。又一个秋天来了，站在老屋前，杧果树已经安静下来了，夏天藏在杧果树里的知了到哪里去了呢？时光太瘦，指缝太宽，不经意地一瞥就已隔二十几年，我依旧站在杧果树下，仰着头，杧果树的叶子依然茂密，保持着绿色。长圆形的叶片厚实且表面光亮，跟小时候我看到的一模一样。

10岁的那个夏天，家门口那一棵不起眼的杧果树突然长高了，它拔高的样子吸引了我们几个小孩子的注意力。那树冠向四周舒展，为我们几个跳绳的孩子遮挡烈日。于是，杧果树下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。夏季是杧果的果实成熟期，胖乎乎的十分惹人喜欢。未成熟的果实是绿色的，我们几个小孩子每天都要数上好几遍，怕它还没成熟就被人偷摘了。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姐姐还写了一块硬纸板牌子挂在杧果树上，上面写着“不能偷摘杧果，否则要罚款100块”。当时，看到牌子，我们几个孩子神气十足，觉得自己颇有大人的能力，“100块”那时对我们小孩子来说是天文数字，我们觉得罚100块肯定没人敢偷摘的。7月的日头正烈，把杧果树的影子压得矮矮的，杧果树的叶子泛着油亮的光，风一吹，满树叶子簌簌响，那声音就像溪水漫过碎石块，带着细碎的凉，一层层漫过，是那么温柔。

女儿看我站在杧果树下发呆，把背包里的糖拿出来递给了我，那糖纸的“窸窸窣窣”声像突然推开了时光的门，把我拽回到二十几年前的夏天。那时候，我跟小伙伴每天下午都蹲在杧果树下，美其名曰是“看牢杧果树，预防偷摘杧果”。但其实，是我们几个小伙伴的糖果分享大会，大家都把家里的糖果拿出来交换着吃。我们总是故意把糖纸在掌心揉出细碎的声响，比糖本身更让人期待——仿佛那声音里藏着魔法，一响，夏天就变得甜丝丝的，风中带着杧果的甜腻。

如今站在杧果树下，树干上我和小伙伴刻下的身高线还在，那是时光的痕迹，风又吹过，我又想起小时候夏天的杧果树下的风声。那风总裹着层软乎乎的回忆，那时趴在奶奶的腿上，杧果树的叶子被风掀动，奶奶的蒲扇停下来，我们一起静静地听着风声。后来，我把攥在手里的玻璃弹珠扔给门口的小伙伴，那玻璃弹珠掉落的声音惊到了杧果树上的知了，于是，那个夏天的知了唱得特别响。我跟小伙伴能算清楚杧果树有多少杧果，却算不清杧果树上藏着多少只知了——它们不露面，只把身子躲在叶片背面。那个暑假知了们扯开嗓子欢快地叫，一声接一声，那满树的合唱，似乎在为新学期要离开老屋去镇上读书的我送行。

那个夏天，奶奶在旧书摊淘了一本封面贴满胶纸的书给我看，那本破旧的《西游记》成了我在杧果树下制造的第二种声音。那本旧书一翻开，总能响起一阵轻响，混着胶纸与纸页粘连又分离的细碎摩擦，边角早已起了卷。但那一个个故事吸引着我，让我废寝忘食，以至于杧果少了一个都不知道，小伙伴们对我进行了批评，认为我太不负责了，没有尽到看管杧果的责任。我惭愧地低下头，手上还是紧紧攥着那本《西游记》。是的，就是在那本裹着胶纸的书里，在杧果树里的知了一直唱歌的夏天，我第一次读懂了文字里的世界，听懂了文字里的声音，那声音是从这带着胶纸声响的纸页间钻出来的。后来我读了许多书，再没有一本会发出这样特别的声音的书，我还是总会想起那阵轻响——它不是破损的痕迹，是奶奶引我走进阅读世界的第一声召唤，那是奶奶把知识的种子，悄悄种进了我心里。后来我离开老屋去镇上读书，可那个夏天糖纸的声音和包满胶纸的《西游记》翻开的声音却像刻在了耳朵里，总是那么温柔地呼唤我。

这个暑假回老屋是临时起意。从早上开始清理老屋垃圾到打扫完老屋后，天已经黑了。吃完晚饭，我坐在客厅里备课，看着《那个星期天》这篇课文小声地读起来。女儿听到声响跑出来，一脸兴奋地问：“妈妈，您是在读史铁生的《那个星期天》吗？”我笑着点了点头，她一下又跑进房间，老屋的地板破旧不堪，女儿一跑动，地板发出“吱吱呀呀”的呻吟。一会儿，女儿又兴冲冲地出来，满脸惊讶：“你看，我刚好在看史铁生的《秋天的怀念》。”我拿过女儿的语文书，突然想到了那一句“天运真旋磨，人生特掷梭”。这也许就是网上说的命运的回旋镖吧！小学的时候学习《那个星期天》，作者求着母亲带他出去玩，初中的时候学习《秋天的怀念》，轮到母亲求着作者出去玩。我无奈地笑了笑，对着女儿说：“等你到了高中，《我与地坛》是作者求着母亲回来。”女儿说：“不用等到高中，我现在就去找《我与地坛》来看。”

女儿靠在我身上看着《我与地坛》，我把邻居送的杧果轻轻掰开，看着这肉质肥厚的杧果，我突然想起那个夏天被偷摘的那个大杧果。小伙伴们说那个杧果的果核肯定是特别大的，因为那是那个夏天杧果树上最大的杧果。想着想着，我扑哧笑出声来，女儿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问：“老妈，是不是回来老屋太多感慨？”我笑而不语，把刚掰开皮带着醇厚香气的杧果递给了她，一如当年奶奶亲手掰开杧果皮递给我一样，我仿佛又闻到那个夏天空气中黏糊糊的甜润。

风有约，朝朝又暮暮。已近不惑之年，如今在杧果树下再听风吹树叶，才惊觉那不是普通的声响，是童年夏天藏在叶尖上，一晃就散的温柔。

念痕无影（科幻小说）

史雨昂（23岁）
香港都会大学硕士生

《赛博城》这个游戏目前仅有最初的服务器还在运行，地广人稀，常是整片地区见不到玩家。

有次，我正探索名为小狗镇的游戏区域，左边弹出紫色的任务框——可能是隐藏任务。我随提示进入一间小诊所，里面摆满老式打印机制作的义体，最深处的柜台边站着一位设定为20岁左右的男性角色，见我进来，便触发剧情。

这位角色好像名叫千狐，字体有些模糊了。他给我调配了一杯饮品，点开配方表，有一份牛奶，一勺糖，还有一滴海水。接着他主动给我发来一段对话：“特殊任务，在现实中找到一位老年女士，年龄在53岁到73岁之间，下方是联系线索。”

我见到“现实”两字，不由得一惊，迅速点开自由对话框：“请问《赛博城》有名为现实的区域吗？能否给我提供进入方式？”

“我知道您是玩家，我说的，就是对您而言，只有您能前往的现实。”千狐开口回应，语音配置很粗糙，“任务报酬，20万枚通用数据币。”

“20万？”我再三确认，这笔报酬可是能在虚拟世界购买一个专人服务器的，原本打算跳出虚拟世界，转念一想，怕错失机会，就先接取下来。

随后，我的游戏背包里多了一张泛黄的老照片，左边坐着的是千狐，右边是游戏前作的高人气角色。凭着位于中间的老版标识推断，这或许是20多年前的彩蛋。除此之外，这竟然没有其他信息提供，我询问千狐，他则回答由于版本迭代，自己无从更新游戏之外的情况。

我只好退出游戏，摘下脑机连接器，将游戏里的照片打印出来端详，试图破解其中的信息。我注意到千狐手中拿着的，是一块意识存储器，尝试用图像搜索引擎比对，无果，又翻出自己收藏的初版设定集，才在边角注释里确认了它的型号。以此为关键词，在上千家周边网店中，发现一家经营多年的老店，备注写着：“本月可做订单已满，年龄大了望客户们体谅，非全职，承接3D打印和模型代工。”

虽然店铺信息已经停更两年多，但仍显示营业状态，我尝试给店家留言：“您好，我想定做老版《赛博城》意识存储器的周边，请问您还能接单吗？”

一周后，我惊喜地发现那位店家竟然在昨天进行了回复：“您好，可以的。抱歉我这周去医院体检了，没有及时回复，我可以帮你做。”

回复的可能是位年岁已高的老人，我打字回复道：“您好，我是老版《赛博城》的粉丝，看见您这家店一直在做这款游戏的周边，请问我能去拜访一下吗？”

这次对面回复很迅速，附带了一个地址，语气间透着欢喜：“好啊，我也是这款游戏的粉丝。”

我迅速订了前往对应地址最快的城际列车，大概过了两个小时，就到了店家提供的地址。这是一座温馨安静的小城，保有许多旧时的痕迹。我敲开门，一位老奶奶微笑着迎接我，脸颊面带红润，客厅里摆满老版《赛博城》周边。

她带我走进制作模型的工作间，将做好的意识存储器模型交给我。转眼一看，我发现桌上摆着一张巨大的游戏海报，正是我在游戏任务中的那张照片。我按捺住激动，向她询问海报的由来，老奶奶的眼神忽地发出亮光，急忙点开工作间里的电脑，熟练地登录老版《赛博城》游戏，里面显示着我见过的那位名为千狐的角色。

“这是我儿子。”她开心地介绍道，“他一直活在赛博城里。”

我慢慢拉着她坐下，用了一个多小时了解她与她儿子的故事。

原来那位叫千狐的角色，对应一位在现实中得了罕见疾病的少年，他在网上经营帮人做模型的小店，最爱的游戏就是《赛博城》。离世后，他的母亲便继承了这家店，从零开始学习理解自己儿子曾经喜爱的世界。制作团队得知此事，为这位母亲在游戏中设计了一个纪念他儿子的角色，是位义体医生。

我听完这个故事，忽然意识到，在这款游戏问世后许久，脑机接口技术才完成民用化，如果千狐只是一个被设计的虚拟角色，为何又会主动给玩家提出这个报酬丰厚的任务？

思来想去，我打算将这个情况暂时隐瞒，只是告知《赛博城》的游戏更新，脑机版与电脑版可以进行互动，将自己随身携带的版本转换器装在电脑上。

我没有带走那只价格不菲的转换器，这样她才能随时通过游戏与新版本的“儿子”对话。同时，我探寻了导致这个角色出现不寻常情况的原因，有人解释是新版本的角色在数据量足够的情况下，可能进行了自主进化。然而这仍不能令我信服，直到我在无意间翻找到最初游戏制作团队接到的信件截图：“希望设计那位角色一直能告诉玩家，他很想念自己的妈妈。”

就这样度过了5年，在老太太生命最后的时光，我带着设备坐在她床边，用最新版的现实意识存储器，将她的人格接回，上传到新的《赛博城》中。

见她对这个世界的一切都很陌生，我便告诉她：“游戏主线过关以后直走就能解锁小狗镇地图，卖芯片的对面就是千狐医生，实在找不到就问我的幽冥犬同事，他们要不搭理你，就说你是V的朋友。”

后来，我把这个故事作为老版彩蛋探索故事写进论坛里。按照这款游戏的说法，这座赛博城里没有活着的传奇，但永远有着一位母亲留在时间里的痕迹。

我在帖子最后写道：

“谨以此篇，纪念一位伟大的义体医生和他伟大的母亲。”